



世補齋醫書人文五

堦歸安沈彥模子範

元和陸懋修九芝著

受業

羅山方連軫坤吾

參校

溧水濮賢慈雲依

潤庠鳳石

葛根桂枝辨

溫熱之與傷寒所異者傷寒惡寒溫熱不惡寒耳惡寒為太陽主證不惡寒為陽明主證仲景於此分之最嚴惡寒而無汗用麻黃惡寒而有汗用桂枝不惡寒而有汗且惡熱者用葛根陽明之葛根即太陽之桂枝也所以達表也葛根湯中

之芩連卽桂枝湯中之芍藥也所以安裏也桂枝協麻黃治惡寒之傷寒葛根協芩連治不惡寒之溫熱其方爲傷寒溫熱之分途任後人審其病之爲寒爲溫而分用之尤重在芩連之苦不獨可降可泄且合苦以堅之之義堅毛竅可以止汗堅腸胃可以止利所以葛根湯又有下利不止之治一方而表裏兼清此則藥借病用本不專爲下利設也乃後人之視此方若舍下利一證外更無他用者不審兩陽合病之下利固屬葛根而不下利但嘔者亦屬葛根則葛根豈獨爲下利設哉夫葛根旣治兩陽合病則卽施諸病連太陽者亦爲甚合豈有未入陽明早用葛根恐將病邪引入陽明之理況

溫病之所需不過葛根亦猶夫中風之所需不過桂枝極分明亦極容易乃吳鞠通沿嘉言之謬欲以桂枝治溫吳且極詆葛根切戒芩連適棄去此病所亟需之藥意豈有不利於葛根之類者乎

葛根麻黃辨

溫熱之與傷寒所異者傷寒用藥以辛溫溫熱用藥以辛涼耳而其應用輕以去實則一也徐之才十劑曰輕可去實麻黃葛根之屬意蓋以麻葛性皆輕揚皆可去實故以二者並言之謂麻黃之輕揚可去傷寒之實葛根之輕揚可去溫病之實然則欲去太陽之實非辛溫之麻黃不可欲去陽明之

實非辛涼之葛根不可之才之說非卽欲將麻葛二味一以治傷寒一以治溫熱哉後人旣不解仲景所謂不可發汗者專指麻黃又不解之才所謂輕者指物性之輕所謂實者指人病之實乃旣以實作虛又以分兩之不重者爲輕而禁麻黃者遂并葛根而禁之禁麻黃之屬者遂并葛根之屬而盡禁之自是而於病之必去其實者凡在可以去實之藥一概皆委諸禁例實之不去病卽不治諺有之曰好漢只怕病來磨卽虛亦可立至也夫溫病之有需乎葛根亦若傷寒之有需乎麻黃用以去實只在一轉移間耳張隱菴乃謂陽明本病只有白虎承氣並無葛根湯證此以不善讀脈促喘汗一

條之故許宏葛根苓連方議且云此方亦能治陽明大熱益
信長沙方之取用不窮也自矜創獲其意可笑然其言固大
可取耳

犀角升麻辨一

如無犀角代以升麻朱肱活人書之說也陶節菴亦云爾朱
二允駁之謂升麻性升犀角性降升降懸殊如何可代唐迎
川又駁之謂角生於首定爲升劑以下降之說爲不然各持
一說迄無定局則非先明升降之理將何以爲折衷之論乎
余乃證以素所親歷而始有以斷之曰升麻升也犀角亦升
也然而犀角之升則以降爲升且以至降爲升者也何以明

之犀爲水獸其利無前故能分水能辟塵能燭怪水與塵本
乎地者親下怪則匿於幽隱之地而犀能燭之則犀不誠至
降之物乎人因鹿角之升而疑凡角皆升豈知鹿之性甘鹹
而溫犀之性酸苦鹹寒性溫則升性寒則降斷無寒者能升
之理試以鍋水譬之熱則鍋蓋蒸蒸有氣稍冷卽不然是可
借以明鹿角之升犀角之降而二允之說爲可從矣然則何
以又謂其能升也蓋此所謂升乃是升出於表此所謂降乃
是降入於裏與自下升上自上降下之理不同卽觀熱入血
室之病一用犀角邪卽外達豈不以病邪內陷而旣入血室
則已入於至幽至隱之地故必用此至降之品亦能深入於

至幽至隱者以拔之使出乎惟其能入幽隱故謂之降亦惟能從幽隱拔邪故謂之升凡藥酸苦者能涌泄此正酸苦涌泄之謂與辛甘發散各自爲功苟非能降何以能升人惟不識其所以降之理故不能得其所以升之用朱與陶之誤誤在犀角證而仍用升麻凡屬三焦大熱諸見惡血及陽毒發斑色紫黯者犀角之所司也而誤投升麻則血益罔制斑黑胃爛鮮不殆者今人之誤則又誤在升麻證而競用犀角凡屬痘疹初起喉痧初發及傷寒病溫之裏熱未熾宜先透達者升麻之所任也而誤投犀角送邪入裏轉陷轉深永不得出亦無不死夫以已陷之邪犀角既能拔出則未陷之邪犀

角卽能送入其勢必然故凡當用升麻提邪出表之時而用犀角之降未有不隨之而陷者胡令人於病之初起反畏提邪出表之升麻樂就引邪內陷之犀角使其後之種種惡狀本皆可以不作者無不次第俱作而旬日之間直至於不可救哉

犀角升麻辨二

夫犀角一物爲仲景金匱玉函所不取惟華陀中藏經安息香丸取以治傳屍勞等病與腦麝沈檀獅子糞同用是爲犀角入藥之始前此未之有也乃張介賓作本草以朱奉議如無犀角以升麻代之之說直認作仲景語其謬一至於此則

并於仲景所用之藥與所不用之藥皆未嘗一問矣他若外
臺祕要厯載犀角方無一不涉及惡血試問風寒溫熱之常
其不汗而當用汗法不下而當用下法時卽有如此外臺所載
犀角等證乎不獨經疏主治悉屬吐衄下血卽如汪訥菴之
醫方集解尙能厯數吐衄及畜血諸證則汪尙能知病涉於
血方用犀角而不在可汗可下之際矣況畜血一證仲景亦
有桃仁承氣抵當湯丸卽後人尙有代抵當一方可用耶臨
證指南每將犀角牛黃與冰麝蛇蝎合用顧景文託名天士
作溫證論治又以犀角視同花露輕率用之而於指南所載
顧姓一案觀其前診尙能飲酒納穀乃一用犀角而神昏如

醉矣陳嫗一案前診不過夜煩無寐乃一用犀角而陽升風動矣凡此皆其覆診時所自言何竟無一人見而疑之者噫異矣

犀角升麻辨三

聶久吾痘疹慈航以升麻葛根湯爲主方痛懲犀角牛黃引毒內攻當其時有他醫治小兒用牛黃散一服痰喘止神氣稍平自是而此兒遂無言矣故久吾謂應從升散時切不可遏其毒出之勢立致內攻告變韋君繡曰邪在陽明與心包相近雖見神昏未必便入心營自宜疏達向外不得以犀角引賊入室予見此病多由失表所致表不解而入內者也二

家之論內外均極明顯不意臨證指南亦論內外而曰內閉外脫則其所說之內外乃大相反矣夫此時外爲邪閉其爲閉也是爲外閉不是內閉若因外閉不開以至於脫則是內脫不是外脫惟其認作外脫故不敢一用疏達肌表之藥惟其認作內閉故獨敢用走散元陽之藥同一脫也究以外閉內脫爲是然亦旣脫矣誰更辨內閉外脫之非只四字之顛倒用藥迥乎不同生死於以立判欲明閉脫必究內外病家可不知耶夫人死自可云脫然此病只是外閉外閉得開內本不脫謂之脫者實還非是及其外閉旣久并解散之不能以致陰陽離決卽名曰脫卻無不可然閉之與脫總不一時

並見此時之外閉者邪束陽鬱之謂也此時之內脫者陽盛陰涸之謂也以輕揚散表者解其外而外不閉以撤熱存陰者救其內而內不脫溫病以之傷寒之成溫者亦以之此仲景之法所以一解表一清裏而了無餘事也至於開竅逐穢自是瘟疫治法總因諸書於傷寒外但有瘟疫門而無溫熱門故人之所病者爲溫熱而醫之所稱者皆瘟疫耳嗟乎一轉移間事耳夫豈異人任哉

犀角膏黃辨一

傷寒論六經並重而風寒溫熱之病以陽明爲淵藪其方亦以陽明爲扼要陽明者胃也仲景所用白虎承氣之石膏大

黃凡屬胃病無不以此二藥而愈可見此時於二藥外不必更有他藥卽有他藥亦不過爲二藥佐使胡今人於此絕不一用膏黃而於宜清宜下時動手便用犀角夫使此時而果有犀角證豈仲景獨不見及耶乃以仲景熱入血室之條變作熱入心包之說以遷就其犀角之用然厯檢古書絕不見於宜清宜下時一言熱入心包者胡至今日而競爲此說也揆其所以言心包之故莫不因乎病有神昏之故余先明神昏之爲病以定犀角之宜否夫犀角心藥也用犀角者以神昏而用也以神昏之似乎心病而用也然而凡屬神昏之證仲景皆繫之陽明條下尙爲胃病而非心病夫神昏者何不

知人不識人而已矣內經熱論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海其血氣盛故不知人金匱中風篇曰邪入於府卽不識人趙以德解之曰胃爲六府總司諸府經絡受邪必歸於胃胃得之則熱甚津液壅溢結爲痰涎閉塞隧道胃之支脈上絡於心纔有壅閉卽堵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徐忠可申之曰試將頸間兩人迎脈按住其氣卽壅遏不識人人迎者胃脈也則不知人不識人之屬於胃也久矣今何以而移之於心哉前兩說旣極曉暢而說之尤明白者則裴兆期也裴曰人謂神昏之病原於心心清神乃清余謂神昏之病原於胃胃清神乃清夫藏神者心攝神者氣胃氣一有不清卽不能攝

神歸舍是神之昏不昏專在乎胃之清不清不觀酒醉之人
乎酒醉之人醉胃不醉心也何以神昏而言語無倫也不觀
飽食填息之人乎飽食之人飽胃不飽心也何以神昏而一
時瞽亂也不觀痰涎壅塞之人乎痰塞之人塞胃不塞心也
何以神昏而瞑眩無知也其言如此則知神昏之爲病全屬
於胃卽知神昏之用藥決不在心若非先明神昏之何屬則
犀角之是非何由定乎

犀角膏黃辨二

然而人於此則正有辭矣其言曰今之言本草者皆宗李時
珍綱目時珍謂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風邪熱毒必先干之

飲食藥物必先入胃角乃犀之精華足陽明胃藥也故入陽明解一切毒療一切血及驚狂斑疹諸證子謂神昏屬胃則犀角正是胃藥有時珍之說在子將何以處此余曰不讀本經焉識本草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藥之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某藥祇入某經之理所以神農不言何藥入何經至張潔古李東垣輩始有每藥專入每經之說卽如犀角一味本經主百毒除邪不迷惑寤寐初不言其入胃也卽以六經論之大明則謂煩毒入心狂言妄語海藏則謂風毒攻心瑁瑯熱悶孟詵則謂卒中惡心痛心風煩悶此三家並不言胃且專言心惟備要瀉心涼肝清胃中大熱乃始兼心胃言而下文